

陆皓东 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1867年9月12日，陆皓东生于上海，因为出生的那天恰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桂花飘香的时候，所以陆皓东的小名叫中桂。陆皓东的父亲陆怀昕，字廷汉，号晓帆，在翠亨村长大，成年后赴上海谋生，开始时在上海的洋行做师爷，从事货物转手贸易，后来赚到钱也做自己的生意，并寄钱回翠亨建屋及买地。陆怀昕娶有二妻一妾，生四女一子。陆皓东的生母王氏是陆怀昕的元配夫人，翠亨村附近的泮沙乡王屋村人。

据陆皓东后人回忆，陆皓东的父亲陆怀昕逝世前在上海时是与郑观应合伙做生意的。陆灿所撰《陆皓东公事略》也说“前沪宁铁路总办、旅沪邑人郑陶斋君钦仰其人，认为谊子。”郑陶斋就是郑观应。有不少史学家猜测孙中山与郑观应的结识是由陆皓东介绍的。但是这些说法现在都无从考证了。

在陆皓东11岁的时候，陆怀昕在上海病逝。1878年，陆皓东随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第一次回到故乡翠亨村。安葬父亲之后，陆皓东遂随母在翠亨村定居。陆皓东的童年在上海度过，这个时代正是上海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我们无法知道陆皓东童年时代在上海的具体生活，但是在上海这个近代城市的生活给予了陆皓东丰富的阅历和开阔的眼界。从小在翠亨村长大的陆灿当时对从上海回来的陆皓东有如下观感：



陆皓东童年时与家人合影。右起陆皓东、父亲陆晓帆、母亲王金月。



孙妙茜与陆皓东之母王金月（右）在孙中山故居酸子树下合影

对我们其他小朋友来说，陆皓东有些特别。他出生在大城市上海，比起我们，可谓见多识广。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聪明的艺术家，还具有某些音乐家的气质。他的观点非常进步，和帝象一样，不满村民对满洲政府的畏惧和麻木。他敏捷、活跃，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无穷的好奇心，一旦被激发，就有狂热的忠诚。

陆皓东不久就进入设于冯氏宗祠的翠亨村村塾读书，和孙中山成为同学。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似，一样的聪明，一样的勇于对世俗表示反抗，成为终生好友。

少年时代的陆皓东就多才多艺，“通群经能文章，精图画音乐及机器。”尤其是绘画，更是他从小就喜欢的。

在翠亨村乡塾读书时，陆皓东在课间常画些《水浒》、《三国志》的人物给同学传阅。塾师发现后就责备陆皓东不专心读书，在画画这种闲事上浪费时间。他反驳老师说：“图画也是读书的事，为什么要被禁止呢？”塾师也无言以对。陆皓东心灵手巧，他在南荫等附近墟镇的店铺里看见走马灯，觉得很好玩，就细心观看和虚心请教制灯的技巧，回家后自己进行仿制，画上人物图画，不但吸引村中的小孩，连村中的大人们都赞好。

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眼界和知识面都不是从小在乡村长大的小孩所能相比的。陆皓东向村中小孩所描述的外部世界的情况，引起比陆皓东年长一岁的孙中山的浓厚兴趣，激发起孙中山对翠亨村以外更广阔天地的无限向往。

1879年，孙中山随母远赴檀香山。四年之后，孙中山被长兄孙眉送回翠亨村，和陆皓东这位少年好友久别重逢，两人更加投契，甚至“饮食起居必与共焉”。孙中山在翠亨进行的修筑村路、增设街灯、组织青年联防、演讲宣传等一系列活动，陆皓东都是积极的助手。光绪九年（1883），广东办团防，阅兵大臣方耀到香山县阅操，阅操的现场在张家边濠头村（距离翠亨村约20公里）的郑氏大宗祠。因县官上报的都是虚额，以骗取银两中饱私囊，这时唯有临时向各乡抽丁当勇，蒙混过关。陆皓东跟随乡人陈爵、陆帝焕等到濠头村参加团练操演。在阅兵场只见方耀高坐祠中，发令点兵，唱名应号结束后，只令团勇在祠堂外放枪。那些临时拉来充数的团勇，衣冠不整，有碍观瞻，而放枪又参差不齐。陆皓东回翠亨后，把所看到的情形告诉孙中山，两人对地方的军事力量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如果有革命健儿五六十人，就可以夺得虎门炮台。

陆皓东和孙中山一起跑到村庙北极殿损坏神像后，不能在村子里继续呆下去了。于是陆皓东便转赴上海，进入上海的电报局学习电报和英文，后来考入芜湖电报局做翻译生，据说不久后因工作出色还升为领班。1889年，陆皓东在母亲的连番催促下回到了故乡翠亨村，和同县榄边乡莆山村秀才黎吉兴女儿黎竹青结



翠亨村陆皓东故居

官)等地方为会所,对外假称农学会的名义,以掩人耳目。又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组织分机关,由陆皓东常驻,负责招待各方同志,储藏起义军械。陆皓东更变卖在翠亨村田地房产筹款作革命经费。

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发动广州起义,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计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潮汕以及北江一带的会党和绿林为基本队伍,利用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群众成群结队回乡扫墓的时机,把起义队伍混在结队入城的四乡民众中聚集到广州附近,分道攻城。而已归附革命的清水师管带程奎光等则在城内响应,里应外合,攻下广州,然后挥师北上,推翻清朝统治。陆皓东还为起义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志,后来青天白日的图案也被使用在中国国民党的党旗和中华民国的国旗上。

但是,革命党的举动早就引起了香港殖民当局和广东地方政府的注意。在计划发动起义的当天,香港一路的起义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广州集中,另一路主力汕头的武装也未赶到,而且枪械也未能及时从香港运来。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意识到人员大量集中,不能按原定时间发动起义的话,起义的计划一旦外泄,起义队伍就会非常危险。于是孙中山作出决定将部队遣回,听候命令;并发电报到香港,告知起义队伍不要再来广州。筹备半年多的广州起义未及发动就流产了。

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兴中会起义的消息后,急调营勇回广州防卫,并派人搜查王家书舍、咸虾栏等革命党机关。陆皓东得到消息,即刻通知革命同志躲避,他本来已和孙中山脱离危险,忽然想起遗下党员名册在双门底的革命机关里,其他同志都劝说陆皓东不要回去,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册株连,我党岂有馀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于是,他不顾危险毅然折返双门底机关,销毁党员名册后不幸被捕。

陆皓东被捕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虽受尽钉插手足、凿齿等酷刑而不肯供出革命党人,并写下一篇长达三千余字的供词,后陆皓东的堂侄陆灿根据当时负责审讯陆皓东的南海县官员李徵庸的幕僚转述,记录供词大概内容如下:

据供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亨乡人。游沪多年,今始

返粤。与同学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婪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种种情状，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而至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某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某倡行革命之始。盖务求警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腴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则曰我辈食毛践土。詎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掳我子女玉帛。试思谁食谁之毛，谁贱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吾粤父老就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乎？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光复汉族，非除汉奸，又决不足以戮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歿，九世含冤，异人楚归，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英勇就义。据说陆皓东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令清廷官吏都为之折服和敬重，在行刑时，特别命人替他换上长衫。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陆皓东等烈士们的鲜血，却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史写下了壮丽的开端。

孙中山对陆皓东的牺牲十分悲痛和怀念，他后来回顾广州起义时说：

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因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孙中山还赞颂陆皓东“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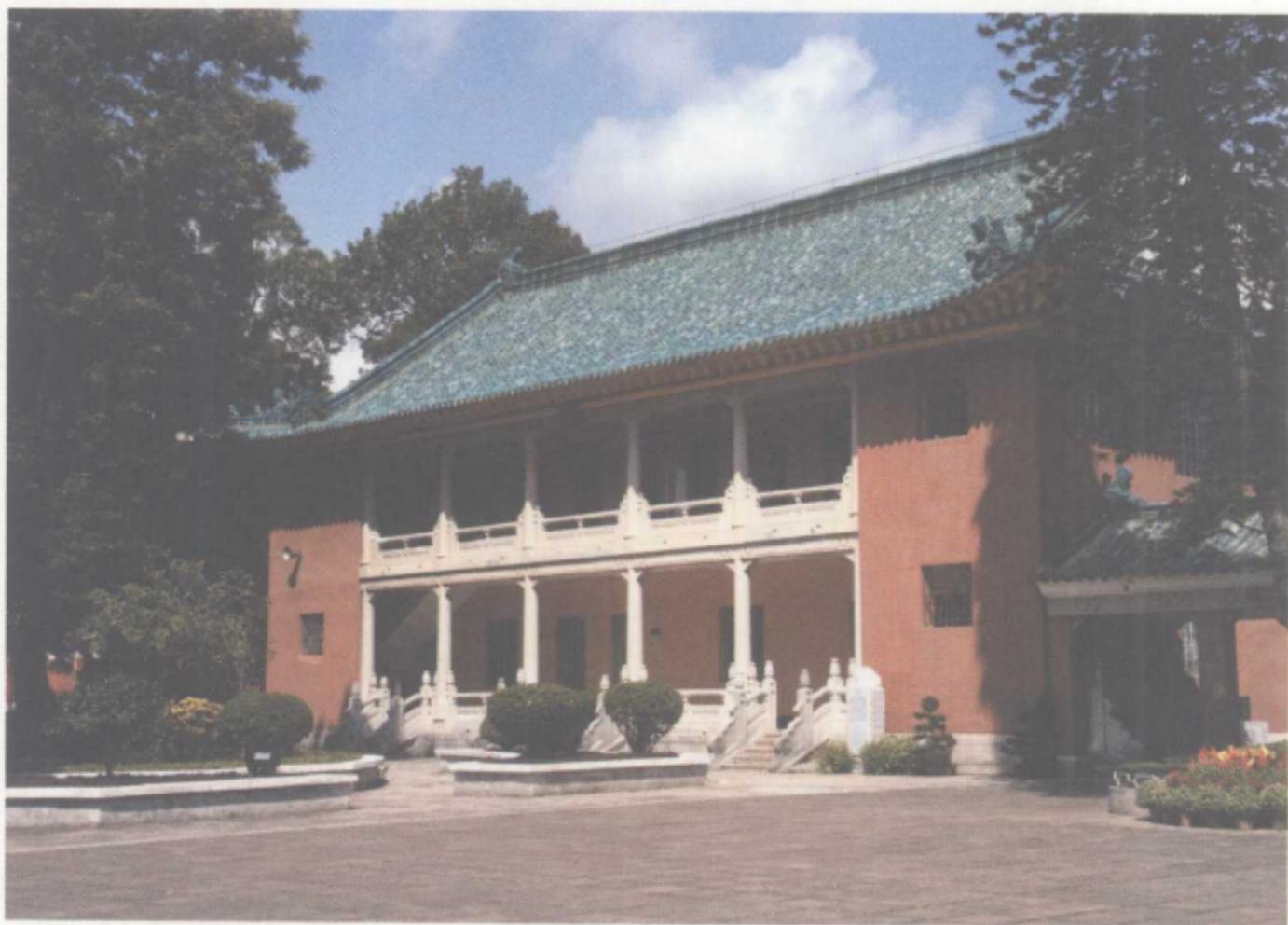
翠亨村民后来也写下一对挽联，怀念这位出色的翠亨英杰：



位于翠亨村犁头尖山南坡的陆皓东烈士坟场，1937年中山县县长杨子毅主持修建。



陆皓东墓石雕像及碑记



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山纪念中学皓东堂

二十九龄，壮志未酬，痛君闪电流光，同程朱邱以捐躯，血洒莒宏，羊石翻成终古恨。

两百七年，神州光复，快我昭雪旧憾，炸恩孚凤而得手，元归先轸，翠亨应补大招诗。

陆皓东牺牲后，家人不敢前往领尸，唯将其遗下的牙齿一枚及衣履等埋葬于故乡。1912年5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回到故乡翠亨村省亲，亲到位于翠亨村外山门坳的陆皓东墓祭扫，并赠银慰问陆皓东的亲属。1937年，中山县县长杨子毅主持、永固公司商人黎达承建，耗资六千三百七十元，于翠亨村犁头尖山南坡修建陆皓东烈士坟场，建筑有墓道、牌坊、石亭，并树立烈士石雕像及《陆皓东纪念坟场碑记》纪念碑。

建于清代晚期的陆皓东故居现亦保存完好，是典型的“三间两廊”式砖木结构建筑，建筑风格朴素，门前挂“二龙世胄，双璧家风”的木刻对联。1989年6月，陆皓东故居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